

论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

仇立平

理论研究经验研究是社会学的两个方面,两者如何结合,一直是社会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社会学在我国恢复以后,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社会学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去探索和研究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能够科学地预测社会发展的前景。但是目前社会学的研究状况和它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极不相称的。它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学经验研究大多数是停留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的研究阶段,并且偏重于社会微观问题的研究(近来已有所改变),无法进行理论解释或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理论。另一方面,社会学理论研究完全脱离经验研究,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构筑所谓理论体系,孜孜追求“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处于停滞、徘徊的阶段,从而使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互脱节,阻碍了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要使社会学中国化,能够应付社会改革的挑战,就必须走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道路,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学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如何认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脱节?两者脱节的原因何在?从方法论来说,要使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这些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

—

从本质上来说,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脱节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是在哪些方面或层次上脱节的,也就是说所谓“脱节”是相对的。那么如何认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脱节,它们到底是在什么方面或层次上脱节的呢?我认为,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脱节,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把对方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或前提,因为在任何社会学研究中,都包括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不管这种研究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脱节,首先表现为把社会学研究过程看作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们或者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或者是纯粹的经验研究,没有在同一研究课题或同一研究过程中把这两者都包括进去。从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互脱节的形式来看,它是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经验研究的对立为特征的,而隐藏在其背后的则是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各自在研究层次上的分离。

从理论研究来说,整个社会学理论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不同的研究层次所组成的。但是在许多人的眼里,似乎只有宏观理论才能是“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而且,就宏观理论研究来说,也不过是去构筑教科书式的理论体系,并停留在这个阶段上。应该说教科书式的理论体系并不等于也不能取代宏观理论的研究。它至多是宏观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宏观理论研究学科化的过程。由于忽视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研究,以及它们

之间的相互衔接,不仅使中观、微观理论得不到系统的发展,而且也使这种教科书式的宏观理论研究大多数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清谈”或“文字游戏”,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理论研究在我国却不多见。此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生吞活剥、搬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中的新概念、新术语的倾向,也影响着理论研究的自身发展。应该承认,社会学的进步确实受到自然科学的很大影响,但是社会科学毕竟有自己的特点,如果在对当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方法缺乏充分研究的情况下,不考虑社会科学的特点,就硬套入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去,只能使理论研究简单化和庸俗化。

目前的经验研究状况又如何呢?对于宏观的社会问题关注不多,游离于社会变革之外,坐失了一些重大的参与良机,而在一些支流末节的问题上做文章,偏重于社会微观问题的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研究队伍理论素质不高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恢复社会学以后,主要是向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开放,与那里的学者交流较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存在的由宏观社会学向微观社会学转化的趋势不可能不对我国社会学产生影响。而且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唯有微观社会学才能对外交流,因而使国内微观社会学得到较程度的发展。第二,把社会学看作是“剩余学科”的观点的影响。尽管这种观点在社会学界内没有为人们所认可,但是在客观上则促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微观问题上。说法显然是没有分清“学科学”和“领域学”的区别。正如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论述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时所指出的,有的学科“具有学科性质”,有的学科还兼有“领域学的性质”。作为研究领域,任何学科都可以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加以研究。^①由于经验研究把自己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微观问题上,因此,在具体研究时就不大可能注意到宏观理论的作用,有的甚至仅凭社会经验从事研究。其实理论研究的高度和经验研究的高度是一致的,只有在对社会宏观问题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进行经验研究时,宏观理论才会被注意到。因此,理论研究的层次性和经验研究的层次性是一种对应关系。

二

要使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首先要解决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学宏观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社会学理论的形式和结构。

社会学宏观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在我看来,社会学宏观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第一,社会学宏观理论是否具有社会哲学的功能?纵观西方社会学宏观理论的各种流派基本上都是在探索社会和人的本质,都是在研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于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西方社会学宏观理论是以社会学形式出现的解释社会的社会哲学理论,也可以说它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社会哲学的别号或变换形式。事实上,西方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哲学家。那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宏观理论是否也具有社会哲学的功能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宏观理论从本质上来说不应该是社会哲学理论,但它还具有社会哲学的部分功能。只要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整个社会,只要社会学仍然在探索社会的发展规律,只要社会学仍然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全面性的特点,那么社会

^① 参见《经济社会学》,南开大学出版社,第6页。

学宏观理论必然要对社会哲学的某些问题（不包括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特有的回答。事实上，马克思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准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现状，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西方社会学宏观理论所涉及的社会和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都作了科学的解释，并提供了能够启迪人们思想的科学方法。正是这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会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被公认为社会学的宏观理论（严格的说法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则被看作是社会学宏观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宏观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宏观理论和西方社会学宏观理论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哲学理论。西方社会学宏观理论之所以成为西方社会哲学的一种形式，是因为它缺乏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科学的社会哲学，它在拒绝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条件下，就不得不使自己承担社会哲学的全部功能，成为社会哲学的变换形式。但在我国，这个问题应当是不存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宏观理论从本质上来说不再是社会哲学理论。但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学思想是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出现，当它们同时又是社会学宏观理论的组成部分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宏观理论也就具有社会哲学的部分功能。它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哲学必须研究和回答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而社会学宏观理论只是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的出发点，并不全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我国社会学是不能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学宏观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的。那种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学宏观理论只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很多原理（不是全部原理）同时又是社会学宏观理论组成部分的观点，只能使我国社会学宏观理论的研究走向歧路。

第二，如何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学宏观理论的指导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学宏观理论研究起着指导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们对于这种“指导”作用的理解却过于简单化了，仅仅把这种作用看作是方法论的作用，并且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这样一些看法：鉴于历史的教训，担心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宏观理论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将会导致取消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或者认为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宏观理论将会贬低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并使社会学宏观理论升格为各门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严格地说来，前一个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恐惧症”的反映。后一个问题则是由于不了解因为学科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学科之间的不同关系。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学宏观理论研究不仅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宏观理论的理论基础并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即社会学宏观理论研究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它还包括社会学宏观理论可以借鉴与社会学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理论或原理。也就是说，**应该把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理论“移植”到社会学宏观理论中去。**

当然，社会学宏观理论并不停留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简单“移植”的水平上。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这些理论或原理在理论的形式和结构上应该具有各自的特点。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理论或原理可以带有抽象思辩的性质，而作为社会学宏观的一部分则应该是实证的，它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这些理论或原理，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宏观理论的区别之一。此外，社会学宏观理论在其自身研究和发展过程中，仍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探索并形成新的理论。对于西方社会学宏观理论的合理成份也应该批判地加以吸收。如果它在理论的形式和结构方面能够出现深刻变化（其后将论述），彻底消除思辩的痕迹，成为一门真正实证的科学理论，那么就不用担心历史唯物主义会“代替”社会学宏观理论，两者也不会等同了。

如果以上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历史唯物主义被“贬低”，社会学宏观理论被“升格”的可能性是否还存在呢？我的看法是，考察这个问题必须从学说或学科的地位和性质出发。一般来说，抽象程度较高、概括范围较大的高层次的宏观学说或学科，总是给抽象程度较低、概括范围较小的低层次的学说或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后者则给前者提供经验和事实。因此，只要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它作为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地位并不是人们在主观上能随意否定的。社会学作为一门高层次的综合性的学科，如果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达到高度完善的水平的水平的话，它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同时，也必然会对其他低层次的单科性的社会学科起着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作用。这正是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和性质所决定的。

要使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还必须重新认识什么是理论这个看来是常识性的问题。在我国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不成文的看法，即理论应该带有思辩的特点，理论的思辩性越强，它的理论性似乎也越强。这种看法应该加以修正。**我认为除了哲学理论仍然可以具有思辩的特征以外，社会科学理论都应该是实证的**，即对它所研究的对象，应该能够准确说明其历史状况、现实存在及对象变化发展的原因，并能够预测对象的发展趋势。当人们运用理论去认识新的现象及其过程时，它又具有方法论的功能。要使理论真正具有这些功能，首先必须使之做到在人们的经验层次上是可以“验证”的，这就要求理论不再是“思辩”的，而是“实证”的。要真正使理论从“思辩”走向“实证”，理论的形式和结构就必须改变。

从理论的形式来说，它不再是简单的叙述式的。社会学理论首先是一种形式化的理论假说或假设系统，即对社会现实和发展前景的科学猜想。它在理论假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各种状态变量、控制变量、状态方程、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等所组成的，能够准确描述和预测社会状况的理论数学模型。理论将以公理化的形式出现。从理论的结构来说，则以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而组成。所谓理论的内在结构，是指理论除了有比较抽象的概念和命题以外，还应该和抽象的理论概念相联系的、能够具体测量的“操作化定义”以及社会指标。因此理论的内在结构表现为抽象的理论概念和命题，可以测量的“操作化定义”和社会指标等三大层次。所谓理论的外在结构，则是指根据理论的抽象程度、概括范围所分成的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上述理论的形式、理论的内在结构、理论的外在结构就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三维视角，从而形成了理论的网络体系。因此，要使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学理论必须是实证的，为此它的形式和结构将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模式。只有这样，社会学理论才能直接应用于经验研究。

当然，要建筑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甚至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要认识到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目前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脱节除了理论研究方法论存在的问题以外，还和社会研究方法的不完善、不科学有着很大的关系。社会学的研究任务，除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以外，还应包括对方法自身的研究。从现状来看，我们不仅没有把方法研究作为社会学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过程中，也往往忽视对方法的研究。从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科学研究方法对于科学自身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就没有现代科学，对方法的研究和对科学自身的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要使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还必须对社会学研究方法展开系统的研究，建立一门社会学的方法科学。

根据现阶段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实践，我认为在方法研究中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善和科学的社会测量指标系统，开展对于社会测量技术的研究。社会测量指标在经验研究过程中是用来搜集社会情报的。如同体温表可以准确测定人的温度，社会测量指标应该能够比较准确地测量出人的行为、人际关系、人的态度和观念等。它是以经验研究的理论为基础，根据研究假设，把抽象的理论概念演绎成可以操作的具体概念，设计出一套能够反映或近似反映理论概念涵义的测量指标。并且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使测量指标能够针对它们的特点具有准确性、有效性和灵敏性。

由于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既要研究他们的客观状况，也要研究他们的主观思想，因而从对象的特征来说，社会测量指标可以分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应该说，主观指标的设计比客观指标更困难一些。人的思想、观念、态度虽然可以反映在人的行为之中，但它是“内隐”的，而不象人的行为那样是“外显”的。大多数经验研究都离不开对人的思想、观念、态度的研究，因此主观指标设计得是否科学，直接影响到经验研究能否取得成功。可以这么说，目前社会学经验研究中存在的庸俗化倾向，是与主观指标的不科学性、随意性有关的。同时，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对于同一的理论概念来说，应该具有内在的联系，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应该是统一的，它们对于同一对象的测量结果应该基本上是一致的。社会测量指标又是有层次的，既有比较抽象的综合指标，又有比较具体的分析指标。前者主要是在归纳“分析指标”的基础上，综合地反映出研究对象的主要特征，后者主要是用于搜集研究对象的特性资料。当然，综合指标和分析指标的区分是相对的，作为最高层次的综合指标就是理论概念或“操作化定义”本身，相对于理论概念或“操作化定义”来说，其他具体的社会测量指标都是一些分析指标。因此，理论概念或“操作化定义”不过是一系列具体的测量指标的归纳、综合和抽象的结果。

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社会测量技术主要研究的是理论概念——“操作定义”——测量指标的演绎过程，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的科学性和相关性，以及从具体的分析指标到抽象的综合指标的归纳过程。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测量指标是整个社会指标的组成部分，但它并不等于就是社会指标。

其次，必须完善社会研究过程，并且注意到社会研究过程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社会研究从选题开始，建立理论假设，设计研究方案，一直到搜集资料、整理资料、最后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和综合，验证原有的理论假设或者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或命题，实际上就是

“理论——社会调查实践——理论”的循环过程。从目前的社会学研究来看，除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把本来应该统一于同一研究过程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分割开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纯粹的过程以外，就经验研究来看，大多数都缺乏正确的、系统的理论，不能以理论假设作为研究导向，没有建立正确的形式化理论假设。在搜集资料以后，也没有能够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和综合概括形成新的理论，从而使许多经验研究仅仅停留在描述性研究的阶段。这固然是和社会学理论不完善直接相关，但也与许多研究者在主观上忽视理论探索有着一定的关系。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在我国社会学研究起步并积累资料阶段是必要的，但是长此以往，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就会使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脱节，而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在社会研究过程中已经包含了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的条件。它从建立理论假设开始，通过实际调查，最后验证假设。其中建立理论假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或者就是特定的理论，或者是研究者在原有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探索。因此建立假设的过程往往是理论研究的起始阶段。不仅微观的经验研究需要建立理论假设，而且宏观的经验研究也有可能建立自己的理论假设。宏观的经验研究往往也是宏观的理论研究，理论假设的抽象程度和概括程度是和理论的高度相一致的。在宏观经验研究中，应该建立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论假设，并把这种理论假设看作是“母假设”，相应建立一系列的“子假设”，形成一整套从高到低、有序排列、互相联系的假设系统。如果这样的话，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就可以相互结合，经验研究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就不会再是一般的描述性研究，并成为经验资料的堆砌。

最后，从具体方法来说，要使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还必须做到三个结合：即理论研究者和经验研究者的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结合，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结合。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目前的素质总的来说并不很高，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经验研究者，大多数是“单脚行走”，他们或者是缺乏理论知识，或者是缺乏经验研究的方法。因此把两者在研究课题中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宏观研究课题中结合起来，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变“单脚行走”为“双脚行走”，可以成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初步形式。

第二，要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从一般的研究过程来说，虽然都包括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但是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来说，它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及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定性研究一般是从量的研究开始，达到对事物的认识，一般都采用类型法、比较法、历史法。定量研究是在确定事物质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量的分析，一般都采用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目前在社会学研究中，理论研究比较多的是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经验研究则基本上是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这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分离，也使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脱节。因此，要使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就必须综合运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方法。

我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运用理论数学模型的研究方法是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过来的有效形式。社会学研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通过对社会的结构、状态、规模和发展水平等数量关系的研究，建立一个描述社会现象发展的理论数学模型，可以完整地再现社会规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可以对社会发展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在建立理论数学模型前，首先必须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去发现影响社会现象变化发展的各种因素，建立一个能够说明社会现象变化发展的理论假说，然后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去确定影响社会现象变化发展的各种因素的参数值，建立各种变量，在这个基础上运用数学方法设计理论数学模型。经过数学模型的模拟实验以后，根据模拟实验的结果，

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就可以发现和归纳出社会现象变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既包括了理论研究，也包括了经验研究。因此，一个科学的理论数学模型可以做到定性和定量的辩证统一，使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融和在一起，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要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在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都可从宏观到微观分成各个层次，并提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脱节，也表现为它们各自在研究层次上的分离，这只是考察宏观和微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又可以从社会领域来划分，即把社会分成宏观社会领域和微观社会领域，对于它们的社会学研究可以称为社会宏观研究与社会微观研究。这里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是包括上述两个方面的，即在社会宏观研究方面和社会微观研究方面都同时包括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当然，从宏观到微观可以分成许多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研究层次，当我们说到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时，同时也应该包括了各个层次相互结合的涵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在理论上理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彻底从抽象思辨中走出来，建立新的理论形式和结构。在方法上建立科学的社会测量指标体系和社会测量技术，完善社会研究过程，做到理论研究者与经验研究者的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才有可能使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互结合，从而使社会学中国化。当然要做到这一步还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很多困难，但是作为第一步，应该把理论研究者和经验研究者结合起来，把他们组织在一个研究课题之中，互相配合、共同合作，这还是可能的，从而为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迈出第一步。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宛丽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成立

1980年初，华中师大就开始复建社会学学科，经达8年的努力，1988年初正式成立社会学研究室。该室设立在该校重点学科、具有法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内。目前社会学研究室共有成员5人，并招收了两名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该室主任刘祖云介绍说：根据研究室的性质和师范大学的特点，我们将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并采取集中研究、分散教学的活动方式，即在集体承担科研项目 and 社科所研究生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将有几位研究人员分别到政治理论课部、城经系、教育系、体育系兼职并分别讲授社会学概论、城市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及体育社会学等课程，以科研带动教学，以教学促进科研。

(华 师)